双面英雄刘伯强

作者：文丽俊

单位：广州市银都商贸有限公司

1925年初，寒风刺骨，在花县（今广州市花都区）花城墟的一栋两层楼的青砖瓦房，革命的一星火种在这里被点燃了。这是中共花县的第一个党支部，花县也是广东省最早建立中共支部的6个县之一。从此，花县英雄儿女们一个个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正式拉开序幕。

当时，花县党支部由陈道周任支部书记，刘伯强任支委。全县农会组织的农民反抗地主的运动正在兴起，地主会和民团千方百计疯狂压制和反扑，敌我之间的斗争艰苦卓绝。

大家都说刘伯强深藏不露、神出鬼没。他在花县悦贤小学当老师，

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同时还是花县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。1925年3月又当选为国民党花县党部执委会委员。在学校，在集市，到处是刘伯强矫健的身影，没人知道他真正的身份。他的一个名叫江朗的朋友经常羡慕地说：“像你这样八面玲珑，共产党和国民党通吃的人，迟早要当大官，将来飞黄腾达时可别忘了老朋友！”刘伯强每次都笑而不答。

别人怎么看他不重要，于他自己，每一重身份都是一种保护色。

话说时任地主会会长、民团总局长的江侠庵对刘伯强很是惧怕。他曾亲眼目睹刘伯强等共产党人发动花县学生、店员、商人进行轰轰烈烈的罢课、罢工、罢市运动。星火燎原，旧体制摇摇欲坠，这使江侠庵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。民团曾先后6次进攻花县农会——九湖乡鱼笱庄，均遭到农军的沉重打击。碍于刘伯强的双重身份，江侠庵又不敢公然与他作对。于是，江侠庵暗中派人向各路人马放出话来：“谁若是要了农会干部的命，一个赏500两白银！要了刘伯强的命，赏银加倍！”消息传出，不少人跃跃欲试。孰料，刘伯强不仅时刻提防，还善于乔装打扮，时而装扮成卖菜小贩，时而又以算命老翁示众。形象多变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让敌人寻不着踪迹，江侠庵的暗杀计划一直没有得逞。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江侠庵重金收买了平山、九湖等地的悍匪，计划暗杀农会、农军和共产党的领导人。

1925年7月6日中午，王致开、刘崇、刘举等十来个悍匪来到天和墟中心，伺机寻找目标进行暗杀活动。他们搜寻了一圈，一时半会儿没发现农会那几张面孔，便到处闲逛。只见墟中心有一个赌牌九的档口围了一群人，吆喝下注的声音此起彼伏，非常热闹。平日习惯了吃喝嫖赌的土匪们心痒难耐，便凑在赌档边观看，看着看着忍不住下注赌了起来。正赌得兴起，土匪王致开接连赢了三把，笑逐颜开地数钱，冷不丁感觉有一双眼睛如寒冰般射向自己。他猛一抬头，只见对面一个花白头发山羊胡须的老头已拔出手枪瞄准了自己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“砰”的一声响，就已中弹倒地、一命呜呼了。其他土匪见势不妙，赶紧四处逃窜。孰料天和墟的4个路口，个个都被乔装打扮的农军封锁了，土匪们无处可逃，最终全军覆没。

原来，土匪们在商量去天和墟搞暗杀活动的时候，无意中被一个小土匪听见了，小土匪回家告诉了自己的父母，警告他们那天不要去墟中心。小土匪的父亲平时就痛恨土匪的烧杀抢掠行径，知道农军才真正为农民出头，就赶紧通知了农军。刘伯强将计就计，派出20多人带着手枪潜伏在墟中心。由1名农会干部化装成老头在墟中心热闹处设牌九赌档，另外派人挑着内藏8支步枪的稻草担，守在进出天和墟的四个路口。只要听到墟内枪声，马上拿出步枪封锁路口，不让土匪逃跑。刘伯强则率队在天和墟外的小山头上拦截民团的增援。这次歼灭恶匪的胜利大大振奋了人心，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赞扬，农民们纷纷要求加入农会，争当农军。

事后，刘伯强没有一味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，反而从这次事件中得到启发。他深刻领悟到保密工作的重要性，无论任务部署得多么巧妙，如果泄密的话，都将给革命工作带来毁灭性的后果。同时，农军的这次胜利也取决于行动的保密性好，才打了土匪一个措手不及。

1927年2月，陈道周被调往南海县担任县委书记，刘伯强接任花县党支部书记。他一上任，就立即着手进行党支部的整顿和建设，在提高入党对象素质的同时，还在九湖村、元田村等地发展党员，花县党支部的党员人数从原来的十几名迅速发展到四十几名。刘伯强平时把这些名单藏在一个隐秘的角落，同时凭着超强的记忆力，将名单烙印在脑海里。

1927年4月，上海爆发了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。紧接着，广东的国民党右派在4月15日进行的反革命大逮捕、大屠杀活动也在广州蔓延。江侠庵组织民团和地主武装对共产党员、农会农军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反扑。

1927年7月的一天，烈日炎炎，刘伯强冒着酷暑从九湖出发，到附近一带农会布置工作，身上刚好藏着最新的党员名单。工作结束时已是下午5点多，刘伯强和另一个党员谭炜生边走边聊下一步的工作安排。经过仙阁村时，刘伯强忽然发现有人在跟踪自己，而且看模样八九不离十是民团的人！两人赶紧加速奔跑起来，试图甩掉对方，岂料对方仗着地形熟悉，穷追不舍。好不容易跑到一个鱼塘边的龙眼树下歇息，四周暂时望不见跟踪者的身影。谭炜生刚想朝刘伯强露出舒心的微笑，却见刘伯强眉头紧锁、神色凝重。

刘伯强说：“现今的形势比以往更为恶劣，我感觉即使这次逃脱了，还是难免下一次会被敌人追捕。我身上的这些秘密文件万万不能落在敌人的手上，必须马上毁掉！”谭炜生焦急地问道：“那以后我们怎么联系其他党员？”刘伯强指了指右脑勺，说：“这里面全都有！”刘伯强当机立断，迅速将身上携带的党员名单和组织情况等秘密文件一一撕得粉碎，而后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巴跟碎纸片一起揉成团扔向鱼塘。望着水面溅起一圈圈水花后渐渐恢复沉寂，刘伯强悬着的心才放下。谭炜生想起朋友江朗就住在附近，便领着刘伯强往江朗家中奔去。

江朗见到两人，吃了一惊，但很快热情地招呼两人坐下喝茶。当得知两人在躲避追踪时，江朗脸上阴晴不定。刘伯强清楚今非昔比，国民党现在已背叛革命，公开反共，他的双重身份已失去了掩护功能。 他一直觉得江朗势利，立场不够坚定，但现在实在没地方可去，只能见机行事了。吃过晚饭，江朗说出去打井水给他们洗澡。两人跑了一整天也疲倦不堪，就靠着椅子休息。

过了不多久，外面灯火通明，人声嘈杂。紧接着，十几个人破门而入，恶狠狠地扑向刘伯强二人。为首的正是江朗，后面跟着的全是面目狰狞的民团分子。看样子，江朗早已投靠民团了。刘伯强愤怒地朝江朗瞪了一眼，骂道：“无耻小人！”

敌人将刘伯强囚禁于南村，对他严刑拷打，企图逼他交代花县党组织的情况。刘伯强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，却始终不说一个字。

江侠庵见来硬的不行，就换了个方法。他命人撤掉刘伯强身上的刑具，倒了杯水客气地说：“伯强啊，咱们都是花县人，你家里还有老妈，何必死扛着呢？只要交出花县共产党员的名单，我马上放了你，让你一家人团聚！”刘伯强依然保持沉默。江侠庵朝身旁的江朗使了个眼色，江朗赶紧凑上前，说道：“伯强，你是我的同学，也是朋友，你从小就聪明，也是个能人，肯定是一时鬼迷心窍才搞什么共产党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！你看看外面的形势，共产党赢不了的。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我俩还是朋友，江会长会放你一马的！”刘伯强怒火中烧，狠狠地朝江朗脸上啐了口唾沫，斥道：“怪我过去有眼无珠，认贼作友，现在你已露出了你的真面目，我若还认你，就不是人了。”江朗恼羞成怒，刚要发作，听见江侠庵轻咳了一声，只好忍住气，说：“伯强，你跟着共产党这么些年，共产党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？少你一个干革命的，又会怎样？你再不清醒，小命就要搭上了，到时候没人可怜你。”刘伯强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人生在世，难免一死。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怕死，只要能推翻现在这腐朽黑暗的社会，为人民而死，我的死就是值得的。反倒是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人，就算活着也是一具行尸走肉!我们共产党人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！”

江朗听得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冷汗直流。江侠庵从未见过如此正气凛然的人，一时呆住了。他意识到软硬兼施都不可能从刘伯雄这里套出什么机密了，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才是最令人生畏的。

入夜，仙阁后山，刘伯强静静地躺在大山柔软的怀抱里，外面不断有泥土和碎石飞落在四肢、脸颊、脖颈、口鼻……开始有点疼，渐渐地，他感到呼吸困难，四肢麻木。但刘伯强的内心始终暖洋洋的，仿佛有一团火，有一束亮光。他知道离胜利不远了。

“我终于可以带着秘密走了，同志们都安全了。”就这样，年仅27岁的刘伯强被敌人活埋于南村竹园，壮烈牺牲了……

参考资料

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、广州市民政局编：《广州英烈传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。